

调动声音元素

讲述普通人的家国情怀

——广播剧《核桃树之恋》评析

张 铭 顾俊杰

嵊州市融媒体中心原创广播剧《核桃树之恋》讲述发生在该市仙人坑村的真实故事，描写核弹技术工人与妻子之间平凡而感人的爱情婚姻生活，女主人公梅阿楚起初不知丈夫余家平工作的保密性质，对丈夫的情感由疑惑、不满逐渐转为理解、包容，并默默支持，直至将个人的情爱融入到对国家的大爱之中。广播剧以独辟蹊径的内容，用多角度的艺术手法，特别是运用声音的各种表现手段，发挥广播剧的特点，展示普通人厚重的家国情怀。

一、结构清晰，表现多元

该剧以较少的人物、简洁的叙事线条，讲述一个直抵人心底的感人故事。戏剧脉络清晰，一条故事线和人物线一贯到底；故事环节紧扣，有平铺、直叙、反转、惊喜；剧情冲突激烈，矛盾冲撞直接。比如支书砍树、老年梅阿楚护树、上海找人等。《核桃树之恋》在创作手法上谋求创新，采用旁白、悬念、倒叙、闪回、第一人称、时空嫁接、时空交错、虚实结合等方式，巧妙架构故事、设计剧中人物、展现矛盾冲突、深化细节描写、努力塑造人物。全剧在一个“核”字上大做文章，“核”既是核试验，也是核桃树。60年的岁月跨度，核桃树根深叶茂，既长在了土里，更长到了心里。围绕核桃树，全剧

故事主线或跌宕起伏，或娓娓道来，或撕心裂肺，或感动时代，所有的故事发展与贯穿，始终没有离开这条主线。

全剧的大结局不仅做到了首尾呼应，也避免了直白、铺排和空泛，更是将剧情推向了高潮，将一代人的牺牲精神，通过余家平这个人物个体的命运，充满情感地展现了出来。同时，在主线之外，《核桃树之恋》设置许多故事讲述点与讲述线，丰满人物形象和戏剧感受。正是这些故事点与故事线，得以串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得以串起我们对往事与故人的缅怀。比如，当二姑（梅阿楚）终于打开封闭了几十年的情感闸门，那汹涌澎湃的泪水犹如开闸之水，倾泻而出，情感宣泄彻底，戏剧感染力突显，令人感同身受。

《核桃树之恋》运用传递生活质感与剧情悬念的写实手法和凸显出诗意与浪漫的写意手法相结合的叙述结构方式，使得该剧具备较强的可听性与欣赏性，具备多种艺术气质和较强的感染力。所谓演播语言的丰富性，首先是多种演播语言的分层次叠加，如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传遍祖国大地时，原子弹的爆炸声、分发号外的报童声、音乐声、喧天的锣鼓声、鞭炮声、沸腾的人声、汽车喇叭声、高音喇叭里播音员播报新

闻声等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演播语言的丰富性。它渲染了环境，加强了剧情。其次是诗意的发现与诗性气质的体现。如夜晚，老年梅阿楚与侄女梅婷静静地坐在已生长了60年的核桃树下，月亮升起来了，音乐氤氲，音效陪衬，老年梅阿楚向侄女梅婷，更向听众娓娓道来，打开尘封了60年的往事。作品的诗意发现与诗性气质自然呈现了出来。《核桃树之恋》将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素材，很好地进行了广播剧式的整合与提炼，使其戏剧化、剧情化、故事化、悬念化、人物化、矛盾化，最终成为一部更集中、更典型、更凄美，真正意义上的广播剧。

二、人物丰满，有戏剧张力

广播剧首先是剧。剧就要凸显矛盾冲突，在冲突中体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该剧开篇围绕核桃树的去留展开戏剧冲突，老年梅阿楚与村支书因修路是否要铲除核桃树正面交锋，进入得快、直接、干脆，随即从情感入手推进剧情，人物形象随之一个个丰满起来。剧中很多地方表现了戏剧冲突，比如去上海找人却不见人，但封封家信却出自上海等。

其次，该剧设计了大量细节，让细节去丰满人物、丰富剧情、推动故事的深入与展开。如新婚夜只在家住了一晚的余家平，因单位加急电报催促，便匆匆返回工作岗位，这一去就是3年未归。余家平与梅阿楚再次见面，已是3年后，且在野茫茫的青海荒漠。紧接着在余家平为梅阿楚洗手的细节描绘中，梅阿楚原本细嫩的手因多年过度操持家务而变得粗糙不堪。

再次，该剧对人物进行了诸多悬念设计，梅阿楚、余家平的命运最终将会走向何方是所有倾听者一直关注的。如上海寻人，梅阿

楚本以为到了上海就能顺理成章找到丈夫，但怎么也没有料到，余家平离开上海已3年有余，那些通了3年的信也明明都寄自上海，却怎么都找不到余家平。梅阿楚一头雾水，悬念由此产生。如梅阿楚寻夫至青海西宁，她左打听、右询问，就是没法从余家平口中探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说是要“犯纪律”，余家平究竟在干什么？悬念由此再生。面对3年未归的丈夫，梅阿楚听凭乡亲们的冷言冷语，什么“余家平在外面有人了”的说法甚嚣尘上，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悬念由此更进了一步。

三、声音多样，形态丰富

广播剧的艺术是声音的艺术。《核桃树之恋》创作者调动一切声音手段，让演播语言丰富起来，让听众在聆听中去感知事件、感知人物、感知环境，听众通过语言、音效、音乐三位一体，去想象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以此来达到演播语言的丰满。

隔空对话的语言场景。语言是广播剧中最重要的构成元素。《核桃树之恋》设计大量的隔空对话场景，让老年梅阿楚与丈夫余家平完成了他们之间错时空的故事讲述与情感搭建。这种隔空对话的设计与尝试，打破时间、打破空间，将诸多不可能变成可能。比如梅阿楚与余家平彼此倾述情感的书信往来戏，由于广播剧样式与传播方式的不同，只能以对话的形式来完成。信，变成了对话，而且是隔空对话。这种隔空对话有情感的成分，有叙事的成分，有衔接的成分，有缩短距离的成分，也有化解隔阂的成分。虽有隔，但并不空。

搭建多重的声音围屏。该剧立体地展示各种声音元素。声音与声音之间搭建无缝隙桥梁，以求达到完美的传达与传送。这包括

多变的人声语言，多维的音乐、音效语言，多空间、多时间的时空声音语言搭建等，用这种多变、多维的声音语言来叙述故事、讲述人物、描绘场景，最终使听众在聆听中自觉形成视觉想象。曹禺说：“广播剧最大的好处是给听者很大的想象余地，不见反而比见了更有回味，更有情趣。”该剧故事在时间轴中流淌，在滚动的流淌中完成声音蒙太奇的完整组接，如场景由村委会老年梅阿楚与书记的对话瞬间以蒙太奇的方式自然转接到家中的核桃树前。又由核桃树前老年梅阿楚的声音讲述，自然转接到1958年的新婚夜。声音在蒙太奇组接中向前推进剧情、发展剧情、转换剧情、升华剧情。

准确的角色化声音个性塑造。该剧声音形成各自的个性而不被重复。如青年梅阿楚的青春与老年梅阿楚的沧桑、余家平的活力与干练、梅婷的果敢与干脆、茶花嫂的乐观与执拗等，都能从声音表现中辨别出来，让我们一听就能捕捉到他们的年龄、阅历、成长的环境、独有的个性与气质。准确的角色化声音个性塑造，不单单表现在人声上，环境声也同样彰显个性化。如上海嘈杂的街头声，那是大都市独有的场景所在。而青海大漠的风声是凛冽、萧瑟、孤独的。哪怕是一声开门声，青海大漠的门声和嵊州家乡的门声，肯定有所不同。由于气候与地理位置的不同，青海大漠的门声是干硬、直接，走高腔。而嵊州家乡的门声是绵软、滋润，走平缓声腔。

音乐的引领作用不言而喻。**1. 用音乐表述年代。**一听音乐就知道角色目前身处哪个年代，如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祖国》等。**2. 用音乐塑造人物。**每个人物均

具有自己的音乐符号，而不会被其他人替代。如梅阿楚、余家平出现时，剧中总是适时地出现他们所独有的特定音乐，且多次、多轮出现，亲切、温暖，令人感慨。**3. 用音乐与音效讲述故事，在故事与故事之间产生连带性。**如梅阿楚坐火车去青海寻找余家平一段戏，音乐+音效，给剧情注入了很大的推进感，地域的转换就在音乐与音效中自然完成。**4. 用音乐带入场景或年代。**音乐一起，就知道角色进入了哪个特定的场景或年代。如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等。**5. 用音乐烘托气氛，渲染情绪与情感。**如当老年梅阿楚得知为了修路要砍核桃树时，当老年梅阿楚讲述她与余家平的爱情故事时，都有音乐与音效陪衬其间。**6. 音乐与音效完成了由听觉向视觉的转换，从而有了视觉感。**如青海夜晚的风声能让你想象并看到大地的苍茫与萧瑟。茶花嫂走进埋着她丈夫墓地时的音乐与音效，则显得孤独而苍凉。

总之，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以小切口大情怀的架构形态，完成了一部可歌可泣的作品。正是有了千万个余家平，中国核工业才能在近70年的时间里突飞猛进。《核桃树之恋》完成了故事、情节、人物、事件等的取舍、搭建与合理摆放，完成了对人物、事件、剧情的陌生感放置，让原本熟悉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等都陌生起来，并完成了该剧的文学性、戏剧性、风格化打造，使得该剧剧情完整、人物真实可信、故事具有感染力。尤其是在声音的表现上，手法多样并有创新，较好体现了“声音是广播剧的唯一物化形态”，给听者以无限的想象空间，从而共鸣共情。

（作者单位：嵊州市融媒体中心、浙江卫视）